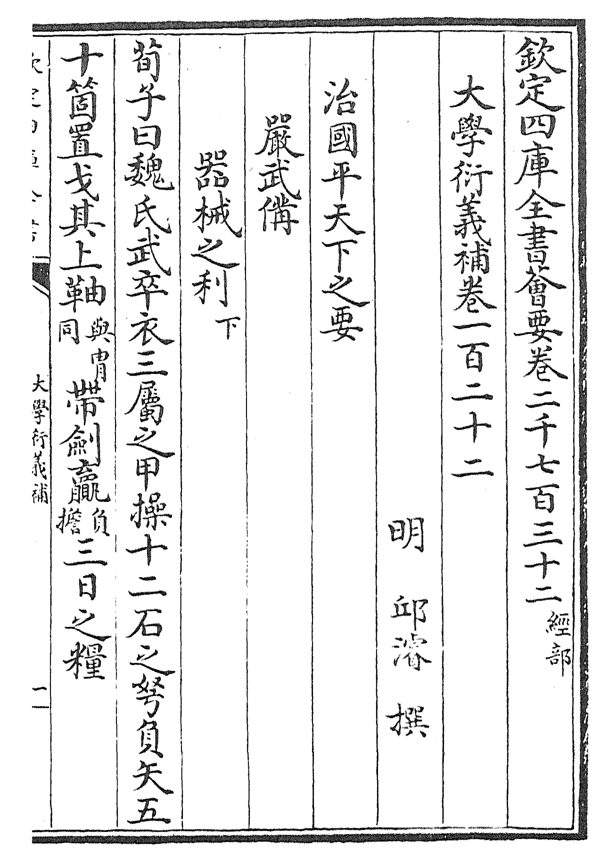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三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器械之利下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軸與胄同帶劍贏負擔三日之糧

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負矢而置戈其上𢑴血長短之兵兼用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又曰弓矢禦句殳矛守句戈戟助句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强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臣按所謂兵不雜則不利與夫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古今制隊伍用兵器其法不出此數言

六韜曰陷堅陳敗强敵以大黄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

註曰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莖白羽以銅爲首

臣按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參連云者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考吳越春秋有云

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亦云弩射以參連為奇夫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已學射藝而教以參連之法自幼及長習熟其事故仕而為將不仕而為卒無不能射者今世古法盡廢有能射疏及遠者已為奇矣若夫參連之法必有知者誠能以古參連法教士卒使當矢石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萬之圍所謂大黃即六韜所謂

大黄參連乎

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臣按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為王註謂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則前此邊郡各有庫庫有令以掌兵器舊矣然地理志於南陽郡宛下註有工官鐵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內地亦有之

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宫立武庫以藏兵器

臣按漢志中尉屬中有武庫令則是時既立武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其後光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其制蓋始于此也

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更名執金吾屬官有武庫令丞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臣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駉（向）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兵農為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筭賦為之而工官與鐵官

同置於産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郡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為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歟

鼂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

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軍筩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為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為尚將軍有强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强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强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

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籣（盛弩箭箙）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

百步之外矣

武帝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為圜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服虔曰黄肩弩也晉灼曰黄肩即黄間也大黄其大者也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臣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角弓弩三木

單弩四大木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遠弩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單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漸遠令世官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用者惟廣右猺獞用之然其弩不可施於騎殆古所謂擘張者歟炙轂子曰夷牟製角弩馬上用之則是角弓弩乃可用於騎者今不得其製然朝家萬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以意會而為之者歟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臣按魏氏春秋云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蓋有此弩至亮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為發石連弩射城中唐李元諒節度

隴西築連弩臺盧舨節度四川為大旝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説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群鴉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為摧山弩即孔明所謂元戎也令具其法如此萬一有巧思者出因其名而想其意度以復古人之制是亦攻守之一助也

虞詡為武都守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并兵

急攻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而自漢以來而弩之取勝者比弓為多虞詡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此即俗所謂攢射也宜申諭軍中習為攢射法臨戰之際寇中有驍勇出掠陳者攢矢而射之蔑不中矣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

步

臣按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為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蒲城耿恭為戊己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膚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

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為兵立毛胡盧萬
戸府耿恭所用毒藥傳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猺
獞所用弩矢皆傳以藥中人濡縷即死比唐鄧者
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為毒箭是亦禦敵之一
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
然耿恭用之金蒲城豈非沍寒之地耶
唐初置軍器監後併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為監
領領弩甲二坊

臣按此唐人造軍器之所

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胄戎具皆藏于

庫有所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横刀而已

臣按此唐人府兵所執之器械也我朝制兵每一

百戶轄百軍分為二隊每隊銃手五名刀牌手十

名弓箭手十五名鎗手二十名臣愚以為今每隊

之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

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或曰國家承平于今百

年內外懾伏何用變更為臣非敢變亂成法也亦惟循而用之特於定制隊伍中執短兵者加以長兵執長兵者加以短兵爾於舊制固無所更變也

玄宗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臣按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

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制突者非弩不克

馬燧為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便於進趨

臣按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為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束帛

真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為

簳為翎長尺餘入鎧甲則簳去而箭留牢不可拔五年

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傚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黄柳炭為之硝之名見于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為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嘗言其可

爲兵用也硫黄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道
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
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
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
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
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制用銅或鐵爲具如筒
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
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

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册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昉於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

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為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

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為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髙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髙下無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書生不經戰陳以意消息而為此說乞下

曾經戰陳者議其可否以聞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以方畧授諸將先閲兵崇政殿引陳著為攻擊之狀刺射之法且令多設强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天纔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臣按此前代用弩取勝之效

真宗景徳元年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撻覽

臣按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成和者揵隳一矢之功也由是觀之則弩之為用其于守尤不可無焉城寨之守環之萬弩張其機而駕以矢動輒發焉其視礮銃必待點火弓矢必待開張其用為速矣

歐陽修言於仁宗曰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用般送又苦道途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

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

臣按修此言切中官府造作之弊令世管工監造兵器者得無有近似之者乎宜嚴加戒飭庶不虛費民財物料工力官俸而無益於兵用也

熙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檿為身檀為弰鐵鐙鎗頭銅為馬面牙麻

解索札絲為弦弩身通長三尺二寸兩弰各長九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弝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玉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長鏃有司并箭奏御詔依式製造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黄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其製畧見於史謹錄於此使后世留心邊事者或因其名而得其遺法想像而造之以為中國之長技是亦禦邊衛民之一助也

神宗時有臣僚上言曰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内虞盜賊之變而天下歳課弓弩甲胄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為武備者臣嘗觀諸州

作院有兵匠乏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具而已矣武庫吏亦惟計其多寡之數藏之未有責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為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懾夷狄之强獷內沮姦宄之竊發未見其可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而聚以為一處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於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

臣按此王雱所上之疏其言雖為宋神宗時發然今日亦可依此而行焉

又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産財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内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為式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専設軍器局軍裝

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内府内府遇有闕支奏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禀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觧到部辨驗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造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阯弓鎗有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鴈翎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

三等又有馬軍叉黑漆鈚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胄則有水磨頭盔水磨鑯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馬赤甲之類此皆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内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新樣者又不止是臣考漢之史臣稱頌宣帝綜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之事然亦上繫朝廷之政蓋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有是政治政治

之大者不徒在文事而亦有武功焉文事有一物之或遺則是其文之未明武功有一器之或虧則是其武之未備是故經武之有五兵猶修文之有六籍也六籍未明固是文之缺典五兵未具豈非武之失策乎漢宣帝於技巧工匠猶且留心况此兵戎之器所以修武備立戰功以衛國家安生靈而保國祚於億萬年者哉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者

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甲蹄三石弓施二十矢者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為强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為克敵弓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黄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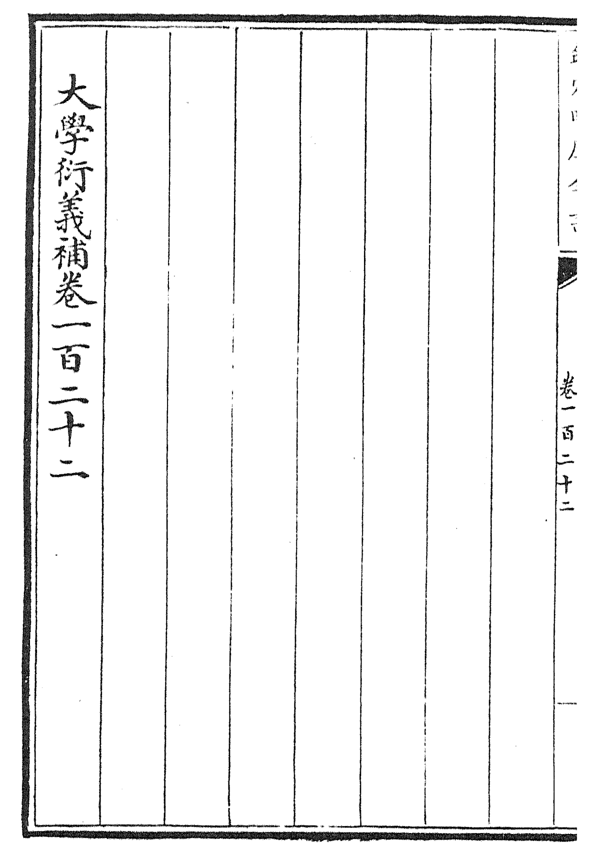
臣按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蹶張之難之語則克敵雖以弓名其實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莫不以弩為中國長技臣故備載之以貽後世

元西域人伊斯瑪音善造礮世祖時與阿爾威丹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伊斯瑪音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發飛巨石一發輙斃二十餘

人疑即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伊斯瑪音倣而為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沈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宜行天下俾民間有傳其式樣者許具其圖本赴官投獻給賞有私藏習製者罪之而賞其首者仍將其式樣給與邊將收藏非警急不許輒造亦猶宋徽宗禁民不許習製神臂弓然

以上器械之利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三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三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上

易說卦乾為天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

胡一桂曰乾為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

艮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乾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

吴澂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彊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

震為雷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

蔡淵曰陽動於下故為雷氣始亨故於馬為善鳴陽

在下故又為馵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顙的白也
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顛傳所謂的顱是也
坎為水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
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顙下畫為馬足中一畫
陽故為美脊為亟心上柔故又為下首下柔故又為
薄蹄為曳
臣按易之為書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無所不有
而於馬獨詳焉孔子於坤既以利牝馬之貞以取

象而於大畜又取乾之象以稱馬葢以天地間動物莫健如龍而馬次之龍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就地用論之健而不息者皆莫如馬也故於大畜之馬則謂之良良者禀純陽之氣而有剛健之才者也其間坤之牝者雖曰其隂之質而其所以為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存焉良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屬坤坤者乾之對言馬於坤明其為乾之配也是以雜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

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惟取其一體至於馬則其質之良齒之老形之瘠色之異性之偏無所不具以見馬之為物於畜類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可無而有天下國家者必畜之以為治具者也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臣按周六官其五者之卿皆以人為名而獨於夏

官卿以馬名焉者盖以見國之大事雖在于戎而
戎之大用則在於馬所謂五官者皆主於文事而
此一官獨用於武備武備之説所以平諸侯正天
下無馬則無以駕車輅而以為禮無馬則無以整
戎行而以即戎邦政有所不行矣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也
有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
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

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駉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

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臣按今之中國即古之中國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山川萬古此山川則萬古此人物成周之世於天子畿内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萬匹諸侯國

三百十六里之地可以得馬四千匹大夫家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百匹今而一郡之地視古者一國一邑之地視古者一家成周盛時不聞其乏馬之用而馬之在民者亦未聞其為害後世則不然豈今古土地生牧相遼絶哉雖然不特成周盛時為然也若夫古之衛地即今懷慶彰德大名滑濮等郡之境魯地即今兖州寧海高密等處之境衛乃有牝之騋者至於三千牡而小者不計

焉魯乃有牡之純者至於十六色牝而駁者不與

焉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又曰為政在人則是

馬政之興舉實在乎人今無其人耳豈其地之牧

畜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善也雨

既零落也命彼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言夙駕說舍止于桑田匪直

也人秉操也心塞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

朱熹曰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

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又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乗季年乃三百

秉

臣按蘇軾有言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露者之所能致也謝枋得亦言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彊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是知為國者固欲其富彊然而富彊之業實繫乎人必得人以盡地力則富可致必得人以蕃畜産則彊可期然地生物雖各有所宜而無不

生物之地惟畜產則地有宜有不宜焉是以古人
問國之富數馬以對而設官以掌邦政者舍人而
以馬名其官則富彊尤在於玆也可知已是故有
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
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
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也與其得
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萬歲而用之
哉二人者高談雖不足而猶忠實而近厚也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臣按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本朝每歲春秋遣太僕寺官祭馬神而於州縣

皆立馬神廟本諸此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腹幹肥張貌)牡馬在坰(林外曰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黑驪白跨)有皇(黄白曰皇)有驪(純黑)有黄(黄而微赤)以車彭彭(盛貌)思無疆(深廣無窮)思馬斯臧(善也)其二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蒼白雜色)有駓(黄白雜色)有騂(赤黄)有騏(青黑)以車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材也)其三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青驪驎曰驒驎今連錢驄)有駱(白馬黑鬣)有駵(赤身黑鬣)有雒(黑身白鬣)以車繹繹(不絕貌)思無斁

厭也思馬斯作奮起也其四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陰白雜毛有騢彤白雜毛有驔毫在骭而白有魚二目白似魚以車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行也

朱熹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繇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呂大臨曰僖公脩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

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臣按先儒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匹之衆多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盖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盖馬有牝牡而形質有高下腹幹有肥瘠馬之牝者取其形質必高而大使所育者皆騏驥之種馬之牡者取其腹幹必肥而張使所駕者

皆驃騎之良衛之馬詩人詠其牝之騋魯之馬詩人頌其牡之駉意者說於桑田者不分牝牡舉牝最高者以見其餘之皆然牧於坰野者特取其牡而牝不與焉各隨其毛色而分别之以見其成羣如此也雖然牧馬者將以資軍馬之用固必以壯為貴然非其牝之良則亦不能以致其馬之彊而盛也衛詩之騋特言牝而不及牡豈無意哉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直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知其

價一曰戎馬供武事馬二曰田馬供田獵馬三曰駑馬下材而供冗事者皆有物賈材有美惡價有高下駉惡馬駕不馴者以索維之禁其奔踶凡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謂國事當用馬者書其齒毛與其賈書其年齒毛色及價直馬死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死者償之更償也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死者割其馬耳入官見其實死就以其皮肉筋骨來償不計價其外否十日之外則不償雖皮肉不取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任載之輕重道里之遠近別識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若有馬訟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蠶

鄭氏曰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歟

臣按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為馬質質之為言平也專以質平馬之價直蓋馬之材質有高下氣力有彊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者以

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繫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復私畜矣繫取之則民不加芻秣矣是以三代盛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有餘畜者則官以價直易之馬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卒有國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馬其給之也必書其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則不敢以駑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老易壯有原價

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死者則責其陪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恐其詐偽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不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民而収之於官然後散之於軍官府無復有質買之政而馬之死者一切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實得馬之用而軍民俱受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陪償如故而西北之

邊若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歎也

已臣請自今以後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

價公私交易皆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

牙行之人坐以違制罪說者若謂物之不齊物之

情大屨小屨同價孰肯為其大者臣竊謂天生之

物與人為之物不同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與

焉官府既為定價則民間有馬者不過求多直而

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則可多

得以此官之所易者未必得良也若夫馬之倒死不責之償則彼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若責之償則士卒貧窘何由得錢臣愚以為待其死而責其償不若先其生而為之備凡有受馬者請如周制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而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其馬實壯肥而齒未老馴致瘦損而死者則責其同伍者合力償之同伍有先首及其督責之

實狀則免其人而惟責償所受者與夫其馬因公

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忽然不意暴死者

皆不在償數此外又立爲馬病及瘦損豫告醫治

之法其馬實病而死非由人致醫證明白亦不償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謂差擇乘養之數辨六馬之屬種馬一

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曰乘一師四圉養馬曰圉三乘爲

皁馬十二匹皁一趣馬下士一人主之三皁爲繫馬三十六匹繫一馭夫

中士一人主之六繫為廄馬二百十六匹廄一僕夫上士一人主之六廄成校六馬各一廄共成一校馬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一校分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六馬共五皆良惟駑馬一物獨三倍良馬之數也

鄭氏曰校人者馬官之長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

吳澂曰良馬謂五路之馬皆良善者也六廄成校六馬各一廄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後王馬大備

也

臣按校人之職鄭氏解校為比校之校或者又謂用木相交為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謂之校因謂主馬者為校人觀校人所掌者始於乘積而為皁為繫為廐而成於校或者之解未必非也六馬之屬註謂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宫中之役臣竊以為不然謹考馬質量馬三物一曰戎馬即此戎馬

也二曰田馬即此田馬也三曰駑馬即此駑馬也
其所謂齊馬者以駕齊車者也齊車云者先儒以
為王自整齊之車所謂道馬者以駕道車者也道
車云者先儒以為王行道德之車意者馬之足力
齊者則擇以為一類而謂之齊馬之範驅馳者則
擇以為一類而謂之道歟且校人掌王馬之政辨
六馬之屬六者之馬皆謂之物先儒謂其毛其足
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類而相從可

為育種者為一類可供戎事者為一類毛足齊一者為一類善於馳走者為一類可供田獵者為一類材下而供雜役者為一類校人用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辨之各為一類而共有六類馬況所掌者王馬之政謂之政則非但分類以駕車一事可知也六馬之用以種馬為先後世乘輿惟壯是用漢人乘牝者為世所擯況以駕天子之輅乎鄭氏解種馬謂馬之上善似母者賈公彥謂馬亦有似

父者主毋而言也臣竊以謂古人質樸所謂種馬者安知非謂牝哉吳澂謂馬之至良可為種者丘葵亦謂馬之善育者所謂為種善育非牝而何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純而力足以任者爾又何牝牡之拘哉盖馬之性牡者多有不馴而牝則多馴馮故用之以駕天子之輅慮其或有奔踶而致傾軼耳後世馬惟用牡所以駕乘而征戰者未嘗用牝而其所謂牡者又往往去其勢而絕其

生道馬之所以不蕃碩者坐此故也盍觀衛詩所謂騋牝三千言牝不言牡可見矣臣請今日除戰馬外凡公私所乘之馬皆許以牝有牡者官以價售之以為內廐及官府戎伍邊方之用如此則習以成風人皆傚傚非惟官得其用而私亦得其利而國家馬政脩舉生息日多武備日盛而中原之民不受保馬之害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凡馬特（牡馬）居四之一

鄭氏曰此降殺之差也凡馬每廐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

賈公彦曰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每馬各分為兩廐諸侯與大夫每馬直一廐不分左右

吳澂曰閑猶闌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挍挍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馬也三牝一

牡欲其生之衆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脩者坐此故也譬則人焉惟有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臣願朝廷復古昔王馬之政特勑有司脩舉廢典凡馬之在官在

民者皆必牝多於牡則芻豆不徒費而國馬日以蕃息矣

春祭馬祖執駒拘駒馬二歲也馬曰駒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藏僕善也冬祭馬步神為馬災害者獻馬見成馬於王講馭講簡習馭夫馭車者

鄭氏曰馬祖天駟也房為龍馬執駒無令近母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恐傷之也先牧謂始養馬者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

故騶之馬社始乘馬者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

臣按周人於馬不惟養於人而又禱之於神蓋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馬然馬之為物所以遂其性者雖係乎人之養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非神以相之安能得其孳育多而膘息壯哉此成周所以有四時之祭而其祭也又各因其祭而有所攻執簡習焉不徒責之人而又求之神不專恃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但

以之治人雖畜類之賤亦無不然此治古之政後世所以不能及也今國家每歲春秋太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州縣皆立馬神廟亦周人意也但所謂執駒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政尚缺焉誠隨其時舉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則馬得其養國賴其用矣或曰春之執駒秋之臧僕冬之講馭夫無非馬政也而獨於夏之攻特謂之頒何也盖特之為言牡也攻之為言治也鄭司農所謂騬之是也韻書

騬揞也俗謂之騸馬之駒者春則拘執之使其體全而不傷其血氣馬之特者夏則攻治之使其性馴而不至於蹄齧是以所牧之馬神全而力健性馴而質良然後簡擇其飼養之人練習其駕馭之卒此所以獨謂之頒也意者六馬之中惟種與駑有牝曰戎曰田曰道皆所攻之特歟不然所謂特居四之一者牝多而牡少其牝之多如此將寘之何所也

趣馬(趣養馬者)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音稅)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吳澂曰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為六等也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叙而頒之也居謂牧庌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適饑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寒溫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庌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

廄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主買賣者二人徒十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助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資醫馬之費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賣也之入其布泉也泉即錢也于校人

賈公彦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

吳澂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乘治之者謂驅馬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也

臣按先儒謂巫所以通鬼神醫所以寄生死非但於人為然而於畜類亦莫不然也周官設巫馬之官專掌疾馬而乘治之乘治云者盖以馬之疾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驗而療之也其職雖主於乘治然其以藥而攻馬之疾者則有醫四人焉巫馬不過禱之神以相助之而已非專主於巫禱也本朝設馬神廟大僕寺及州縣皆設獸醫盖得周人意也近世有安驥集等書專主馬病乞下

大醫院技正刻板頒布有司俾專其業者講而用之則馬無有不得其死者矣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氏曰頒之者授圉者以牧地孟春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陰陽交合之時合馬之牝牡也

賈公彥曰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

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脩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豈不以農政既脩則馬政自舉乎我祖宗於畿

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為草場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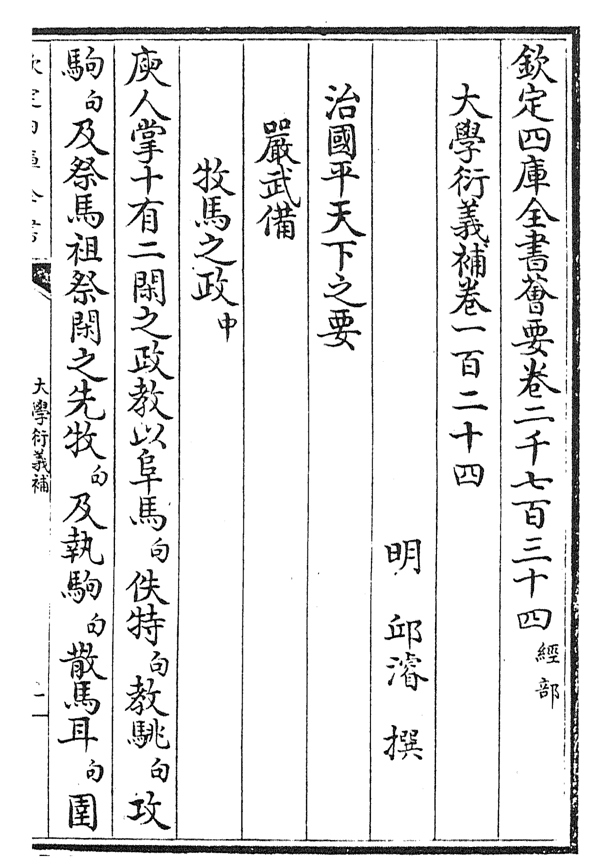
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

立為厲禁政令畢日欲行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

之云耳

以上論牧馬之政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三十四 經部

大學行義補卷一百二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中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駣句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句圉

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鄭氏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駣使教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騋之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也

臣按此九者馬之政教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廡也馬冬獻

馬

臣按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冬之寒也則藉之以薦春之煖也則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廐積糞穢之久而或足以致馬疾故殺牲以血塗之而後以居焉冬之寒也則燠之以廐夏之炎也則涼之以序其養也殆無異於人則其馬安得而不壯盛哉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臣按爾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周官設官以掌王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有教有養馬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生息多而壯健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質校人掌其政者也趣馬巫馬牧師圉師圉人則以養之而庾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聲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陳澔曰春陽旣盛物皆産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於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臣按先儒謂遊牝則牝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慾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馽絆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於此可見先王於牛馬固欲遂其生育之性而亦不使

之得以縱其欲而損其眞如此則牝者生育多而不失其時牡者氣力全而咸得其用是亦至誠聖人盡物之性之一事也

仲夏之月游牝别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陳澔曰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縶騰躍之駒者止其踶齧也班布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方慤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

疾校人之辨其屬㾓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歟

臣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季秋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養之欲得其蕃息御之欲得其調習各因其時而班其政令各有其宜焉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戎僕也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析羽曰旌

龜蛇曰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也北面誓之鄭氏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音稅者也孔穎達曰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旣班馬政乃命戎僕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旗旣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

臣按月令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之故典季秋之月班馬政而命戎僕駕車載旌以設行陳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吁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無不成而武不至黷也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率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

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凉廡刻剔毛鬛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臣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畜戰馬者所宜用心觀玩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不濟周穆王因非子善養馬而使之主馬於汧渭之間而馬大蕃息是知為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

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廏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焉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於北革去

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莢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與醇同而

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

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

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仟佰仟即阡佰即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

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閲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

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

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旣往之悔脩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林駉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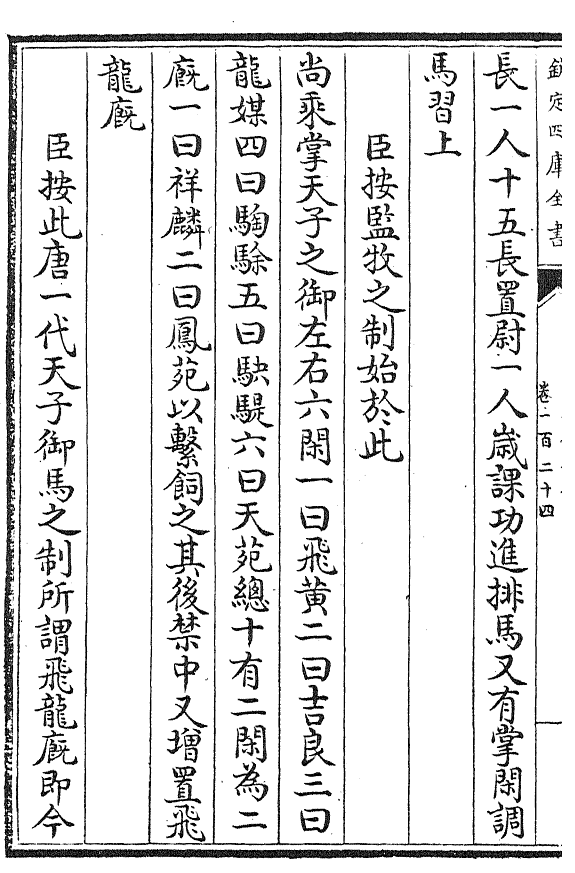
人盖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内

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

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内郡

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旣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内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

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
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令此漢牧於
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臣按林駉之言西漢之馬政始末盛衰之故備於
此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
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
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



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於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黄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廐即今

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閒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坊岐豳涇寧閒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

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豳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為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閑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

十頃而已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於兹矣而其馬之蕃庶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制始曰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肆之由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在岐豳涇寧也蓋跨數州

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為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為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勑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放牧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虧于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為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挍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挍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臣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遊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内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

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於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於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内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臣按議者謂秦漢以來唐之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盖以監牧之置得其地而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盖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則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請下戶部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為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閑田未

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

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必上有益於

國下無害於民眞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爲一代經

久之制以爲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

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

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

驥院以天駟監四隸焉眞宗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

驁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駧曰宋朝馬政蓄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

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欲何為哉衛民而已本欲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撿視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誠不可不為畫定也疆界不定則官田日

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而用馬以誰衛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於太宗曰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厩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於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

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馬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疏引猗頓畜牸蕃息實為切於事情由是以觀牧馬之政以畜牝為先牝得其養則生育多矣積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處之以汙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慶歷中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兖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

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内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逺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别立賞罰以明勸沮庶

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

臣按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以為操習豫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為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為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噫無事之

時且爾一旦事出倉卒又將何以濟哉臣聞天下無難處之事君子懷先事之憂當閑暇之時而豫為之處置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廣詢訪於衆謀不拘泥於陳迹其間必有一不虧官不損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無害者出焉

宋祁言於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闕然聚忽然散雲奔飈馳鈔後掠前此馬之良也彊弩巨挺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縫大呼薄戰此步之

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惟用步所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臣按中國之馬不如虜馬之良非徒無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欲為武備内疲齊民外苦邉卒皆以馬之故馬之弊極矣而訖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

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而步可用請損馬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祁之言盖有得於周人薄伐之意中國所以制馭外蕃者其策誠莫有過焉者也臣請於西北沿邊一帶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為重扼要害為主惟限敵使不得入不必窮追惟制敵使不敢越不必深入十兵之中步八而騎二騎以為竒而驅馳必精健之足步以為正而什伍皆健鬬之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

用內可以寛保户之孳生外可以免騎士之倍備
英宗治平中歐陽脩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凉
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
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
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甘草軟最宜牧養乃唐樓煩
監地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其地
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
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

審度興制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國家承平踰百年於茲矣正居安思危之日脩政舉廢之時乞下本兵柄大臣推求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寺監之養必循名而責實民間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為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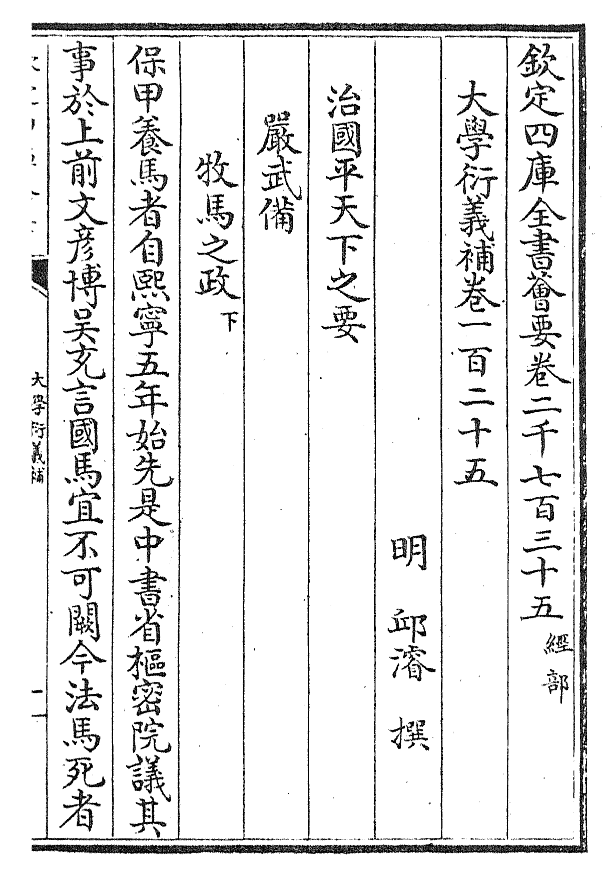
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俵散制畜養之規脩
廄牧之所勘牧地之數廣收市之利分支免之等
寬追陪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
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
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脩舉甚至七
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

孰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户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户配一馬縶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按彦博茲言雖言當時户馬之弊殆有若為今日設也但宋時户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時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縶之皆可蕃息乎

之一言尤為有見盖馬所以蕃息者以其羣聚之
相資騰遊之有道今小民一家各縶一馬而欲其
生息固難矣况求其皆良乎
以上論牧馬之政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吴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

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廹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陜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二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

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户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歳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户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户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為人而差復為

馬而役旣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産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旣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驅逐數十里固已困斃矣況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陪償無已

民何以為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朝廷建國於北藉此數郡以為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為之拯卹可乎知治體憂深思遠者所當為之軫念也伏惟聖明明見萬里之外仁同一視之中況此根本重地不出二三千里之外者乎萬乞留神聽察則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

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汧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右司諫王巖叟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洪水

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収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

臣按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人始制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改以為戶馬保甲馬之法則是牧之於民也牧之於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於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為戶馬之制

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

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雖

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

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

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祐之

改轅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

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

馬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

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

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

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林駉曰監牧之置圉師以畜之校人以視之秣飼以

時部轄有方則以渥洼之種耳否則貴市於夷狄而

賤棄於中國此李覺之所以慮也

臣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

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於西南夷盖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茍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旣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

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戎

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
馬設官掌之盖取之我羈縻之土民非若前代出
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
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
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
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産馬之
地而求之則馬政不脩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為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隷經畧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杷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本自無馬葢又市之南詔南詔即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葢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資沿

道數十州驛程劵食廐圉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旣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

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騎士為無所施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

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陜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令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内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

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専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内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絶然求其如

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盖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内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為

人所侵欺埋没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閒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為之勾補廄庌有未備者則為之脩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為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種有不良則為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儀散闗换咸定其規旹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為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

守歲時遣官廵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優寛士卒必務臻實效而不為虚文如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彦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為民害神宗有見愧彦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為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為之處置者亦已

具於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地并可以為草場馬廠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若干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群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為救弊之政必不

失其原額必不拂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千人馬千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為一大廄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為一小廄每廄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為廄長年老者一人為廄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為廄卒每廄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钁每歲春耕之候廄長徧諭馬戶每領

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長及老計畝而收之倉囷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貸即以為煮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於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换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蠲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月

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為
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
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齕草飼料飲水皆
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庌必冬煖而夏涼其
牧養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為馬之利者無不為
凡可以為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
其視各家人自為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羣頭管
領騍馬一百匹為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

數者坐以罪請酌為中制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足其數本廄生牝多許他廄闕官以牡來易每廄兼畜驢騾以馬為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驢四所生或驢或騾具數報官官為造車遇有搬運官物許於各廄起倩無事之日本廄馬戸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為餘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

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馳走有不如式皆爲脩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寛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畧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倀散闕損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

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興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

於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詳見前卷馬質條下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餵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闕領草料則嚴為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

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倩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横死而人免陪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寛乎軍也雖然此内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之為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為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

角敵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
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
秣宜於邊城中擇空閒地爲廐置長槽或十或五
隨其廣狹不爲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
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陳者專一餵
養置大囤以貯草支大鑊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
晡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
士持鞍就彼鞁騎無事之時輪番收放逐名調習

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陪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岷洮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興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陳往往老死皁櫪之間而責吾

士卒之陪償人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磽

燥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下之人莫苦焉既資

其出力以為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為官償馬以

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遞年倒死之

馬匹況望飽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

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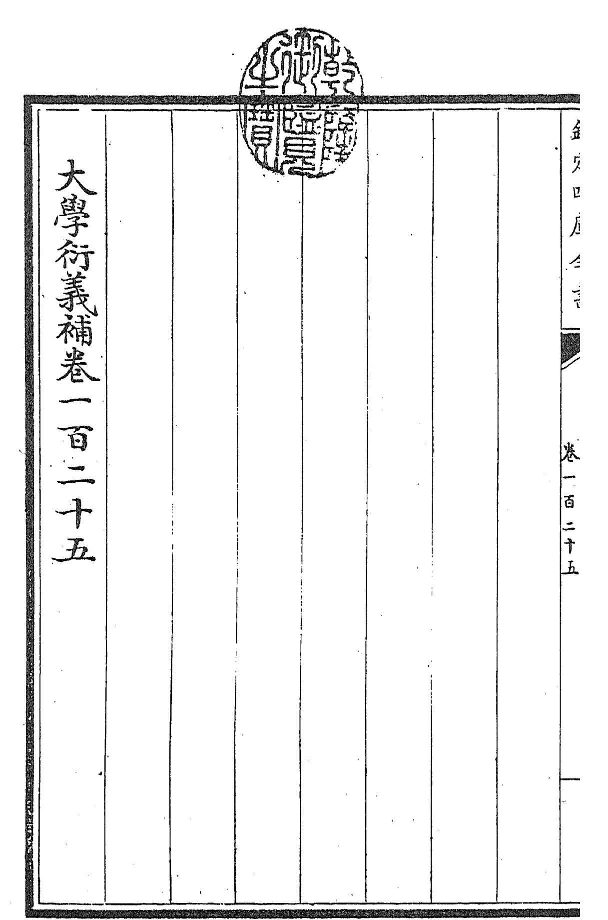
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

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外蕃者以人不以馬

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為正以騎兵為竒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一萬騎兵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為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步兵無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

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於我矣臣愚無知識輒敢肆其胸臆而妄為異議伏望天地大量憫其區區一念憂邊愛民之誠

以上論牧馬之政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